

# 《论衡》的情感指向

韩中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论衡》的情感指向,包括得气之势发、失意之悲情两部分。《论衡》字句中或隐或显的情意、篇章结构上波浪起伏的气势,均显示出《论衡》特有的文学性。

**关键词:**王充;《论衡》;气势;情意;豪强政治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6)02-0069-07

《论衡》的情感指向突出体现为字句中或隐或显的情意、篇章结构上波浪起伏的气势。如章学诚说:“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人人,所以人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至,天下之至文也。”<sup>[1]20</sup>王充作《论衡》再现两汉之际士人儒生的千姿百态、社会学术的斑驳错杂,《论衡》也塑造了王充这一人物形象,或得气势发,或失意悲情,读来令人或义愤填膺、或唏嘘哀叹。当然,王充的文学形象也是由《论衡》独特的章法结构、语言风格呈现的。柳冕说:“夫文章者,本于教化,发于情性。本于教化,尧舜之道也。发于情性,圣人之言也。”<sup>[2]538</sup>王充虽然深刻透彻地发前人所未敢发,但他一心为世用而驱使情感,并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不知道东汉初年豪强政治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而非其所归结的“命”。

## 一、得气之势发

气势是文气与文势的相辅相成、矛盾统一,它是文本的思想内容与作者的思想情感相统一而通过章法结构、语言风格表现出来的文章脉络与文理。钟嵘“气之动物,物之感人”<sup>[3]</sup>之气是自然万物之气,王充“万物之生,皆禀原气”之气是其哲学层面中的自然之气,都不是文学范围所谓文气。《物势篇》之势是其万物相生相克之理,也不是作品当中所论文势,但王充《论衡》之文气、文势应受王充所论气之厚薄、势之强弱影响。文气与作家之气密切相联,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曹丕《典论·论文》先天之“文气”说即是缘于此。《论衡》得气势发,主旨彰显。

### 1. 以气结篇,气贯全文

王充说“养气自守,适食则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自纪篇》)<sup>[4]</sup>,这里“养气”指作家本人气质,王充本人之气又影响《论衡》文本之气,文本之气才是文气。钱穆说:“我们若把《庄子》各篇尤其是内篇七篇,拆开逐段看,都是上等极妙的小品文,一拼起来,却成了大文章。”<sup>[5]</sup>之所以单篇能拼起成大文章就缘于一脉之气。《论衡》正是如此,它单篇各自有各自的文气,各篇之气互相关联,所以又能拼起成《论衡》这个大文章。

收稿日期:2015-12-09

作者简介:韩中华(1990-),男,河南周口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文学文化关系。

①本文所引《论衡》原文皆见于黄晖撰《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云:“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怛怛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sup>[6]513</sup> 风是表达情感的需要,即气;骨要用文辞发挥,文章显耀要有风骨的结合,而气居于首位。钟嵘《诗品》评曹植诗云:“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sup>[6]117</sup> 所以,运思谋篇要守住生气,这是表情达意的必要。气分理论之气、情感之气、结构之气、语言之气,这里主要论述情感之气,并兼容其他之气。如果说“从刘勰对八体内容的具体阐述来看,也都贯穿了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观点”<sup>[7]</sup>,那么《论衡》中的文气也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气之本为情,气之象为风,王充也是内容与形式的朴素的辩证统一论者。

王充以气结篇,他的每一篇都有一个主题,也有一种气。如《逢遇篇》,首先,鲜明地提出观点“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其次,分贤、才、技三个方面的事例展开论述;最后针锋相对地驳世俗之议。全篇主题明确、意思连贯,无旁支横出、分散精气,有统一的主题,也形成一种文气。《论衡》篇与篇之间也是联系密切的,如《逢遇篇》《累害篇》是讲社会不公、贤人不遇的现象,而《命禄篇》《气寿篇》就紧接着解释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又有《幸偶篇》《命义篇》《无行篇》的补充和概括。《论衡》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而称“论衡”,源于全文皆是“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所以,看《论衡》会有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因为它有内容统一、形式变化的气脉。归庄《玉山诗集序》云:“余尝论诗,气、格、声、华,四者缺一不可。譬之于人,气犹人之气,人所赖以生者也,一肢不贯,则成死肌,全体不贯,形神离矣。”<sup>[8]206</sup> 文气的载体即文体也要曲折多变才好。梅曾亮《舒伯鲁集序》云:“文气贵直,而其体贵屈,不直则无以达其机,不屈则无以达其情,为诗文者主乎达而已矣。”<sup>[9]21</sup> 文气与文体的多样融合才能使文章更有风致。

气分强弱,吕南公《与王梦锡书》:“盖才卑则气弱,气弱则辞蹇。为文而出于蹇弱,则理虽不失,人罕喜读。人不读矣,则谁复料其持论哉?”<sup>[10]199</sup> 王充乃鸿儒之人,不存在才卑气弱的问题。文气强弱的如何运用才是王充所关注的。方孝孺说:“盖文与道相表里,不可勉而为。道者,气之君;气者,文之师也。道明则气昌,气昌则辞达。文者,辞达而已矣。然辞岂易达哉!”<sup>[11]379</sup> 《论衡》是明理论辩散文,观其全文气畅辞达,但王充本人早年用气甚多,范晔说他“户牖墙壁各置刀笔”,刘勰说他“气竭于思虑”,直到暮年王充才养气自守,刘勰《文心雕龙·养气》:“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已而作,岂虚造哉!”<sup>[6]646</sup> 王充的早年气盛、暮年气衰在《论衡》中的表现是正文中多是饱满浓厚之气,而《自纪篇》说:

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雍,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材小任大,职在刺割,笔札之思,历年寝废。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年渐七十,时可悬舆。仕路隔绝,志穷无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发白齿落,日月逾迈。俦伦弥索,鲜所恃赖。贫无供养,志不娱快。历数冉冉,庚辛域际,虽懼终徂,愚犹沛沛,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自纪篇》,第1207~1209页)

王充之境况如苟延残喘状,气近乎尽矣。韩愈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sup>[12]171</sup> 所论正如《论衡》之态。

刘大櫆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字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sup>[13]67</sup> 这是古文的三个结构层次,逐层递减,文气是最得力处。刘基说:“文以理为主,而气以抒之。理不明,为虚文。气不足,则理无所驾。”<sup>[14]55</sup> 《论衡》全文“折衷以圣道,析理以通材”可谓理明气足了,但是《论衡》却有悲气在。李耆卿《文章精义》云:“《论语》气平,《孟子》气激,《庄子》气乐,《楚辞》气悲,《史记》气勇,《汉书》气怯。”<sup>[15]602</sup> 《命禄篇》说:

富贵之福,不可求致;贫贱之祸,不可苟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贵之命,不求自得。信命者曰:“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无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则人亦有不求贵而自贵者矣。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有教而终不善者矣,天性犹命也。越王翳逃山中,至诚不愿,自冀得代。越人熏其穴,遂不得免,强立为君。而天命当然,虽逃避之,终不得离,故夫不求自得之贵欤?(《命禄篇》,第26~27页)

《论衡》应是气悲,悲己、悲人、悲世,悲中又有愤,而王充将这一切的不公与愤恨都解释为“命”,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悲哀的原因。

王充“见事而作”的写作习气影响着他对士人官吏、社会现象的逐步批判。《论衡》八十五篇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集腋成裘。所以单篇与单篇之气、单篇与全文之气浑然一体是有非常之功了,其义深、理辩、气直,而又抑扬顿挫中饱含气强气弱、气静气动皆是为风骨的呈现作了极大努力。

## 2. 以势破竹,势强势弱

势是气在文章行文中的贯注之力。从哲学层面来说,势的基本内涵是事物之间由于相互位置关系作用而引起变化趋向。王充说:“夫物之相胜,或以筋力,或以气势,或以巧便。小有气势,口足有便,则能以小而制大;大无骨力,角翼不劲,则以大而服小。”(《物势篇》)王充这里从自然层面解释势,虽非针对文学层面,却可借鉴。物的势大势小的差异类比文章写作也是如此。

《文心雕龙·定势》篇云:“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断辞辨约者,率乖繁缛: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sup>[6]529-530</sup>文章体势与风格、文气之间是有区别的。王充《论衡》作为一部论辩体散文,必然有其相应之势。刘勰《文心雕龙·定势》:“然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sup>[6]531</sup>势之大小、强弱不是文章评价的绝对标准,而是要看文势是否与所论相符以具审美价值。《论衡》作为以明理为目的的论辩散文,自然不能像五言诗、汉大赋一样作文,它不是以抒情为主的,而要以充沛的气势行文论辩。王充以势破竹,或在驳论当中,或在立论当中,或在辨析当中。如《逢遇篇》讨论仕宦贫达遭遇,王充先声夺人,明确点出操行高洁和卑贱与遇和不遇的关系,进而罗列事例以对比的方式详加陈述一番,再次表明观点。通过这样饱满的气势,使《论衡》的批判达到了势不可挡的力量。这样,王充通过对历史上人物的典型事例详加对比分析,充分揭示了一个人能否做官、能做到什么样级别的官,并不是依靠他本人的操行的贤浊、才能的大小,而是要看他能否满足君王、长官的心意。

《论衡》中可见势强势弱。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以意为主,势次之,势者意中之神理也。唯谢康乐为能取势。宛转屈伸,以求尽其意,意已尽则止,殆无胜语。夭矫连蜷,烟云缭绕,乃真龙,非画龙也。”<sup>[6]304</sup>吕祖谦《论作文法》说:“文字一篇之中,须有数行齐整处,须有数行不齐整处。或缓或急,或显或晦,缓急显晦相间,使人不知其为缓急显晦。”<sup>[7]4</sup>句式齐整则能密意敛气进而遣紧文势,句式不齐整则能疏意纵气而奔放文势。无论势强势弱,都是有一个统一的文势的。如《自纪篇》中“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未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徙处上虞”,这里王充是以平和的语势叙事自己的家庭,没有特别的感情色彩在里面。“不嫌亏以求盈,不违险以趋平;不鬻智以干禄,不辞爵以吊名;不贪进以自明,不恶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齐死生,钩吉凶而一败成,遭十羊胜,谓之无伤。动归于天,故不自明”,这里王充以劣势来开始辨明心志,是含有一定的无奈之感的。“俗性贪进忽退,收成弃败。充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闲居作《讥俗节义》十二篇。冀俗人观书而自觉,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或譴谓之浅”。王充于此依然语气平缓地说他并没有对背叛自己的人有怨恨之念,可是他作《讥俗节义》至少也可以说明他的不满。“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王充终于按捺不住愤慨,语势陡然强烈,开始了对“讖纬迷信”社会现象的猛烈批判。“充书既成,或稽合于古,不类前人”,这里,王充是充满自信的,保持着语势的中压态势。“充仕数不耦,而徒著书自纪。……充细族孤门”,王充终于走向低潮,语势有气无力一般。通过这篇文章的语势强弱分配,也可以看出王充的人生不同阶段的思想与情感特点。

《论衡》单篇之势与全文之势融合在以势破竹、势强势弱当中,浑然一体。刘勰《文心雕龙·定势》:“形生势成,始末相承。湍回似规,矢激如绳。因利聘节,情才自凝。枉辔学步,立止襄陵。”<sup>[6]532</sup>王充《论衡》之势强弱有致,论辩得体有力,整体观来,文章具有错落有致的审美价值。

### 3. 气势交融,文意自现

曹丕《典论·论文》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sup>[18]2271</sup>气貌风格不能随心所欲,要靠势的配合才行。气与势是不可分离的,《论衡》中气与势的关系就是其突出的呈现。

气势交融才能提升文章境界,唐彪《文章诸法》云:“凡文欲发扬,先以数语束抑,令其气收敛,笔情屈曲,故谓之抑;抑后随以数语振发,乃谓之扬,使文章有气有势,光焰逼人。此法文中用之极多,最为紧要。……其先扬后抑,反此而观。”<sup>[19]119</sup>但是,王充运用气势在有的地方却显得凝滞不畅,如《订鬼篇》说:

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于疾病。人病则忧懼,忧懼见鬼出。凡人不病则不畏懼。故得病寝衽,畏懼鬼致。畏懼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订鬼篇》,第931页)

王充承认天地间“鬼”的存在的,并认为这是死后由精神转化而成的,是由思念所致。文中又说:

一曰:人之见鬼,目光与卧乱也。……一曰:鬼者,人所得病之气也。……一曰:鬼者,老物精也。……一曰:鬼者,本生于人。时不成人,变化而去。……一曰:鬼者,甲乙之神也。……一曰:鬼者,物也,与人无异。……一曰:人且吉凶,妖祥先见。(《订鬼篇》,第932~940页)

这里,王充列举几种凡例铺垫鬼存在的来由,是可以和上文贯通的。但是,文中接着还说:

国将亡,妖见,其亡非妖也。人将死,鬼来,其死非鬼也。亡国者,兵也;杀人者,病也。(《订鬼篇》,第941页)

王充认为鬼有主观性,能随时即来,却没有实践作用,那么鬼是什么呢?从这里结合之前内容看是一种现象而已。文中又说:

故凡世间所谓妖祥,所谓鬼神者,皆太阳之气为之也。太阳之气,天气也。天能生人之体,故能象人之容。夫人之所以生者,阴、阳气也。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人之生也,阴、阳气具,故骨肉坚,精气盛。精气为知,骨肉为强,故精神言谈,形体固守。骨肉精神,合错相持,故能常见而不灭亡也。太阳之气,盛而无阴,故徒能为象,不能为形。无骨肉,有精气,故一见恍惚,辄复灭亡也。(《订鬼篇》,第946页)

王充认为鬼由阳气构成,没有骨肉,有精气。这与先前内容结合来看,其气势一直在扭转,是近于诡辩了,而且,它也导致了作者由客观唯物主义思想到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转化。

只有“气势充猛,一泄淋漓”,文章才能赢得人信服的语言逻辑力量,《超奇篇》:“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

刘勰《文心雕龙·夸饰》云:“至如气貌山海,体势宫殿,嵯峨揭业,熠耀焜煌之状,光彩炜炜而欲然,声貌岌岌其将动矣。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也。”<sup>[20]609</sup>气之厚薄与势之强弱非同步才好,而是要符合所论思想内容及文体形式。以气为本,用势为体,终成《论衡》。王充运用气势并非完美,后人批评其艰涩、冗杂也是有气势不融之原因。

文气与文势交融在一起才成气势,文意不言自明。美国学者宇文所安说:“曹丕采用了王充在《论衡》中所提倡的‘朴实’风格;但是,在《论文》(《典论·论文》)中运转着一股力量,在一些关键之处,这股力量扭转了文章的思路,王充的行文流畅、威严,相比之下,曹丕的论述更有个性特征,也更具有私人性质。”<sup>[20]60</sup>这就是气势的作用。

王充处于东汉初年之际,时代风气凋敝讹乱,虚妄之风炽盛,他以其失意悲情所蕴独有之气势结篇著文以正世风、文风。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他的情意、气势灌满全文,既有力地批判了世俗儒生之虚、社会谗纬之妄,又塑造了一个鲜活真实的王充形象,《论衡》一书的魅力即在于此。

## 二、失意之悲情

文意在文章情感表达上起基础性的作用。《论衡》或以气驱文,或以意遣词,文章是以气流行,却以情通达。通观《论衡》,整部作品皆充满失意的悲情,正如刘勰所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

海”<sup>[6]493-494</sup>，王充的“见事而作”，情意满事溢作。《论衡》的情感基调是压抑的，王充在蔑视中宣泄情绪，又在无奈中升华了情怀。

### 1. 悲哀压抑之情感基调

王充的一生是坎坷多磨的，他的压抑与家庭背景有关。《自纪篇》说：“充仕数不耦，而徒著书自纪。”又说：“充细族孤门。或喟之曰：‘宗祖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遗，虽著鸿丽之论，无所禀阶，终不为高。’”他在《论衡》一书中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悲哀压抑之情，这也是其文的情感基调。

王充的悲哀主要在于性命论的问题上，他认为一个人出生时所禀自然星宿放出气的多寡厚薄决定了此人的命运。具体表现有：其一，遇不遇的问题。“士”的阶层对普通士人来说只有两条路，科举与讷说。王充的“细族孤门”在汉代豪强政治统治下是很难得到上升机会的，只能依靠孝廉察举制或者言讷说。前者，王充一直没有机遇，直到同郡谢夷吾荐举其才，肃宗特诏时，他却因病不能赴任；后者，王充是坚决反对的，更不会去预流其中。王充把这些都归结于不逢时，他说：“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高才洁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在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逢遇篇》）贤者不逢时也不能遇，他也悲哀于自己的“仕数不耦”。其二，富贵贫贱问题。他说：“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失其富贵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离其贫贱矣。故命贵从贱地自达，命贱从富位自危。故夫富贵若有神助，贫贱若有鬼祸。”（《命禄篇》）他悲哀于神助富贵而鬼祸贫贱。其三，寿命强弱长短的问题。他说：“凡人禀命有二品，一曰所当触值之命，二曰强弱寿夭之命。……夫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寿短。”（《气寿篇》）王充悲哀于寿命强弱长短的不随人愿、无法把握。上述三个问题关乎人的性命的根本，王充悲哀于个人的无法操控，致使世俗、士风的乱象丛生。

王充压抑于他的命运阻塞。他个人的性命按其所定标准并不好，他不遇、寿弱、贫贱。他似乎置身于汉代诡异虚妄的铁笼之中无法自由。王充是不愉悦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贫无供养，志不娱快”，物质上的贫乏使他不能舒心。然而，更让他压抑的是世人对他的误解，他说：“或戏曰：‘所贵鸿材者，仕宦耦合，身容说纳，事得功立，故为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数黜斥，材未练于事，力未尽于职，故徒幽思属文，著记美言，何补于身？众多欲以何趋乎？’”（《自纪篇》）他承受着时人对他的讽刺，包括对其《论衡》一书的嘲笑。不仅物质上的贫乏，王充精神上的压抑才是他不愉悦的真正原因。王充是否对现实的打击做了反抗呢？他没有，只是口诛笔伐，还引来时人的不解，这又加重了他的压抑感受。

王充的悲哀压抑贯穿整个八十五篇，是《论衡》的基本情感基调，后人或责怪王充的悲观主义而不看王充所承受的物质、精神双重折磨，正如乾隆批判王充不反思自己一样，王充的悲哀压抑是有消极悲观的一面，甚至陷入命定论的死胡同，是对命运的妥协，这也显现出真实的哲学家王充。王充的价值更在于其超越时代的科学求真精神及其朴素唯物主义，而他的悲哀压抑既是对汉代社会的讨伐，又是塑造王充形象的关键。

### 2. 悲愤蔑视之情绪宣泄

范晔《后汉书·王充传》说王充“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王充对俗儒是极其蔑视的，他“见事而作”的写作风气决定了其对世俗社会错乱的悲愤。王充富有正义感，他说：“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又说：“世间书传，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溃涌，笔手扰，安能不论？”（《对作篇》）王充就是发心中之不平，宣泄其悲愤蔑视之情。

王充的悲愤主要体现在对世俗社会错乱的认识上。其一，时人的混淆视听。“世俗之议曰：‘贤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观鉴治内，调能定说，审伺际会，能进有补贍主，何不遇之有？’”（《逢遇篇》），王充则认为君主的意愿是无法揣测的，当然不能贤者可遇。王充后又说“夫如是，世俗之所谓贤洁者，未必非恶；所谓邪污者，未必非善也”（《累害篇》），并指出贤者承受着“三累三害”，言辞中充满悲愤。其二，时人的攻击。王充既为时人的误读讽刺所悲哀，更为此悲愤，他针锋相对地指出世俗之人之见识鄙陋，如他说：“论说辩然否，安得不濡常心、逆俗耳？众心非而不从，故丧黜其伪，而存定其真。如

当从众顺人心者,循旧守雅,讽习而已,何辩之有?”(《自纪篇》)其三,社会的鬼神禁忌观。他说“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薄葬篇》),反对厚葬,又批判俗之“讳西益宅”“讳被刑为征,不上丘墓”“讳妇人乳子,以为不吉”“讳举正月、五月子”之四大讳。王充并不是完全反对这些风俗,如他认可祭祖等习俗,只不过悲愤于世俗社会的错乱虚妄,他指出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并希望矫正人们的认识。

《论衡·超奇篇》中王充分儒者四等,既说明王充的自信,也表达了王充对俗儒的蔑视。其一,他是自信的。他说“其论说始若诡于众,极听其终,众乃是之。以笔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如此焉”(《自纪篇》),话语中透露出一种高妙自知的自信。其二,他对俗儒是蔑视的。这个蔑视也来源于他的自信,文中王充据对方错误观点时多称“俗儒”“儒生”,如他指出,“夫儒生不览古今,所知不过守信经文,滑习章句,解剥互错,分明乖异。文吏不晓吏道,所能不过案狱考事,移书下记,对卿便给,之准无一阙备,皆浅略不及,偏驳不纯,俱有阙遗,何以相言”(《谢短篇》),专篇指出儒生与文吏的弊端。其三,他趋鸿儒避下流。他说:“充为人清重,游必择友,不好苟交。所友位虽微卑,年虽幼稚,行苟离俗,必与之友。好杰友雅徒,不泛结俗材。俗材因其微过,蜚条陷之,然终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自纪篇》)这里“为人清重,游必择友”说明其对人的分类,而他“亦不非怨其人”并不是真的不怨,而是蔑视。

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sup>[12]23</sup>王充对自己要求甚严,对别人并不苛刻,但却对世俗社会错乱充满悲愤,对俗儒充满蔑视。这是不矛盾的,因为王充并没有私恨,而是对当时世风、士人的反思,是有经世致用的指导思想在的,看不到这一点,就会误读王充,认为他只是个愤青式的人物,而看不到他的真正用意。

### 3. 悲悯无奈之情怀升华

王充的《论衡》有一股强烈的情感,串联起情绪的突然转换及其相互冲突的立场。《论衡》一书充满了对社会境遇艰难坎坷者的同情,既有王充自己经历的以己观人,又有他本人的思想情感,也充满着对社会现实及人生的无奈,如他说“养气自守,适食则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自纪篇》)。当王充要“折衷以圣道,析理以通材”时,这种溢满力量的情感、深入骨髓的悲情即是一种情怀的升华。

王充是有悲悯情怀的。其一,他对社会中不遇的贤者的同情。他说:“夫如是,累害之人负世以行,指击之者从何往哉?”(《累害篇》)他自己就是受累害的一员,自然充满同情,甚至捍卫。他在同情不遇贤者的时候总是讲述当权者甚至君主的愚昧;或者同为贤者却不能适应,这是有同情的局限性的,他并不是完全同情受压迫者,而是出于遭遇的类同而悲愤。其二,他对寿命弱短者的同情。其三,他对社会上普通人的同情。王充也是无奈的,他无奈于自己所构建的以“命义”为根本的哲学规范。他也无奈于对社会现实的不可把握与人生的悲哀坎坷。

《自纪篇》中言:“上自黄、唐,下臻秦、汉而来,折衷以圣道,析理于通材,如衡之平,如鉴之开,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详该。命以不延,吁叹悲哉!”这是一种伤心,更是一种情怀升华。

不可否认的是,王充也有狡黠的一面。他总是“见事而作”之外又有一些额外的情愫,总是担心自己的名誉受损和别人的不重视,这成为后世之人对其种种批判的根源之一。

王充的“悲哀压抑”“悲愤蔑视”“悲悯情怀”三种情意是层层叠加式的,而整部《论衡》情意满溢,王充的个人形象也塑造起来了:他是一个由人生失意引发悲愤,从而要疾一切虚妄的斗士到一个“折衷以圣道,析理以通材”的具有悲悯情怀的一代鸿儒。

叶燮《原诗·内篇下》:“曰理、曰事、曰情三语,大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运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飞一走,三者缺一,则不成物。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然具是三者,又有总而持之,条而贯之者,曰气。……吾故曰:三者藉气而行者也。得是三者,而气鼓行于其间,纲缊磅礴,随其自然,所至即为法,此天地万象之至文也。”<sup>[21]21-22</sup>王充的“得气之势发”与“失意之悲情”,以气为统,融势融情,为《论衡》的明理建构了基本体系。

王充的悲哀不是他所说的“命”，更不是什么出生时所禀天地星宿所生之气，而是当时的东汉豪强的社会政治基础。王充所处的时代，即东汉谶纬神学思潮背景之下，儒生说符言讖、论诡著纬皆是为了求取仕途，而世俗社会天人感应、鬼神禁忌又是愚昧无知，这都是当时政治弊端的具体反映。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灾异说的解经传统，与其说是对五经文本进行阴阳五行的解释，不如说是以五经作为阴阳五行的权威文本去解释现实政治。……文本的原典意义并不重要，经学家需要的是五经提供的宇宙秩序和历史经验，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sup>[21]69-70</sup>王充看到了现象，却把它们归结为“命”，是由其时代局限性决定的，但王充的以情意、气势所论之“疾虚妄”“求真美”却是超越时代的。

### 参考文献：

- [1]章学诚.文史通义[M].叶 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董 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3]钟 嵘.诗品集注[M].曹 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4]黄 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5]钱 穆.中国文学讲演集[M].成都:巴蜀书社,1987.
- [6]刘 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7]张可礼.《文心雕龙·体性篇》“八体”辨析[J].文史哲,1983(1):70-76.
- [8]归 庄.归庄集[M].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
- [9]梅曾亮.梅伯言文[M].北京:中华书局,1937.
- [10]郭绍虞.金元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11]方孝孺.逊志斋集[M].徐光大,校点.宁波:宁波出版社,1996.
- [12]韩 愈.韩昌黎文集校注[M].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13]贾文昭.桐城派文论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14]贾文昭.中国古代文论类编[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
- [15]陈良运.中国历代文章学论著选[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
- [16]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17]吕祖谦.古文关键[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8]萧 统.文选[M].李 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19]唐 彪.家塾教学法[M].赵伯英,万恒德,选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 [20]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M].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21]叶 燮.原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 [22]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The Emotional Orientation of *Lun Heng*

Han Zhonghua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e emotional orientation of *Lun Heng* consists of the origination once momentum was achieved and the pathos of frustratio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mplicit or explicit affection in words on one hand and the momentum in textual structure of *Lun Heng* on the other, and points out the literariness unique to *Lun Heng*.

**Key words:** Wang Chong; *Lun Heng*; momentum; affection; tyrannical political

(责任编辑 王 作)